



旅行者的早餐

〔日〕米原万里 著

旅行者的早餐

〔日〕米原万里 著

王遵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者的早餐 / (日) 米原万里著; 王遵艳译。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4
ISBN 978-7-5442-8609-1

I. ①旅… II. ①米…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67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201

RYOKOSHA NO CHOSHOKU

by YONEHARA Mari

Copyright © 2002 INOUE Yu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INOUE Yu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旅行者的早餐

[日] 米原万里 著

王遵艳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胡圣楠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6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609-1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曲

- 3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第一乐章

- 17 围绕着伏特加的两个谜
26 旅行者的早餐
36 围绕鱼子酱的虚虚实实
51 哥伦布的礼物
54 直到马铃薯生根
64 土耳其蜜糖的版图
79 晚餐给敌人吃！

中场休息

- 91 三个教训和一个预想

第二乐章

- 99 德古拉的嗜好
103 海蒂爱喝的山羊奶
106 葡萄酒是耶稣基督的血
112 故事中的苹果
116 桑布真的吃了老虎黄油厚松饼吗?
120 亨塞尔与格莱特的糖果屋
123 圆面包如何逃离狐口?
126 大芜菁的食用方法
129 踩着面包坠入地狱的女孩
133 卷心菜中蹦出小孩儿
138 桃太郎的黍米丸子
141 《咔嚓咔嚓山》的狸肉汤
144 《饭团滚滚》的灾难

间奏曲

- 151 随胃所欲的神户

第三乐章

- 161 人类二分法
165 未知的食物
168 西伯利亚的寿司
171 黑川的便当
174 冷冻白肉鱼的刨屑
178 厨房的法则
181 家庭和平与世界和平
184 比太阳旗更重要的红日便当
189 敏锐的观察力
192 食欲和爱情能共存吗?
195 先天还是后天?
200 没本事，光会吃也是一种本事
207 胃口与速度的关系
210 叔父的遗言
215 后记，或者说是作者的借口

序曲

Overture

第一张饼是烙糊的

俄罗斯谚语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口译过程中不能有沉默出现。同声传译卡莫·洛姆布如此感慨。他是匈牙利人，精通英、德、法、俄、匈五国语言。

演讲者偶尔出现停顿的时候，会博得听众的好感：“哎呀，不止是要说的内容，他肯定连怎么措辞都考虑过了，多么真诚的人啊。”可是，如果同声传译吞吞吐吐，就连总打瞌睡的人也会开始抱怨：“什么？怎么回事！莫非他们那帮人在同声传译室里打盹儿不成？”

——拙译《我的外语学习法》

是的，做口译时绝对不能一声不吭。我虽然牢牢记着这一点，但做起翻译来还是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失败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不过，长年靠这一行吃饭，我体内已经不知不觉形

成了迅速忘记失败的自我防御系统，最重要的是蒙混过关的本领越来越厉害了。但初出茅庐时的一次失败，现在回忆起来，内心还是会涌起阵阵苦涩。

那是在北方领土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发言者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 P，他以身为苏联政府的智囊团成员而闻名，后来还相继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外长及总理。

“各位，打算从……开始吗？”

这个“……”听起来像是“Ab ovo”，我不知道这句俄语的意思，但不弄清楚这个地方又没法翻译。情急之下，想到日俄双方眼下正将争论的焦点放在是日本还是俄罗斯先发现“北方四岛”的问题上，再加上 P 的口吻听起来有点像责难，于是我敷衍地翻译为：“各位，打算从那种话题开始吗？”

结果日本方面的几位出席者勃然大怒：“什么叫那那那那那种话题？”我吓得魂飞魄散，但为了不暴露刚才的敷衍行为，翻成俄语的时候，我又撒了个谎：“什么叫 AB OVO？”

P 回答说：“如果硬要说清 AB OVO 的话，会掉进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没完没了的连锁地狱里。”

因为事先打过招呼，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席了。我极其惊险的走钢丝行为画上了句号，会议也在和平的气氛中结束。

会议结束后查了查俄日词典，发现“AB OVO”一词不是

以西里尔字母，而是以罗马字记载的，并且有“拉丁语”的标记，意思是“从……开始”。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是拉丁语就是希腊语。不仅是俄语，把欧洲文明圈的语言翻译成日语时，口译者最害怕演讲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出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惯用语，或是某首著名诗歌的一节原文。做笔译的人有足够的时问去查找，但做口译只能在现场靠知识和教养来判断。直到最近，在欧洲各国，古典语^①还是高级中学和公立中学的必修课。由于古典语方面的素养是接受高级教育的证明，也是身份的象征，所以现在仍然有这种传统。在演讲中见缝插针，插入一些希腊语和拉丁语来炫耀自身的教养，已经成为雄辩之术的组成部分了。即使那些话毫无实质意义，也有显示自身修养的效果，所以时常在这样的场合出现。这与日本人喜欢古汉语典故的来龙去脉是一样的。

突然想起很久以前，我刚开始研究俄国文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表达方式，深入探究了一下，姑且在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 V.G. 别林斯基的文章中找到了这个短语。

我不想像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文艺批评家们那样，像演奏同一首曲子般从 AB OVO LEDAEUS (从勒达的蛋)

①主要指拉丁语和希腊语。

开始……我可不想咯吱咯吱地不停捣鼓荷马呀，维吉尔呀，德摩斯梯尼呀，或者西塞罗他们的遗骨。

——《文学的幻想》

诗

对，对，是希腊神话《勒达的蛋》。埃托利亚的国王特斯提奥斯的女儿叫勒达，宙斯醉心于她的绝世美貌，化身天鹅与她相会。结果，勒达生下了蛋，其中一颗蛋孵出了海伦。海伦长大后成为希腊第一美女，并嫁给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做了王后。但由于“金苹果”事件（参照本书第 114 页），她被特洛伊的牧羊人帕里斯拐走，这件事成为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的导火线。

引用一下《名言名句辞典》（N.S. 阿舒金与 M.G. 阿舒吉娜著）中的说法，最先使用“从勒达的蛋开始”这种表达方式的人好像是贺拉斯。贺拉斯在著作《诗艺》中对荷马赞不绝口。他说荷马在描述特洛伊战争时，没有从 AB OVO（也就是勒达的蛋的传说）开始，而是立即引导读者进入 IN MEDIAS RES（正题），这一点写得尤其精彩。

所以，AB OVO 是拉丁语，意思是“从蛋开始”，用于表达“凡事由开端决定”“一直追溯到源头”等意思，带有絮絮叨叨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的色彩。

不过，就算不知道“勒达的蛋”的传说和贺拉斯的话，只要知道 AB 是“从……”，OVO 是“蛋”的意思，从蛋是生命原初的象征这一点，就能觉察到“从蛋开始”其实是“从一切的源头开始，解开故事或问题的答案”。

可是似乎也有种说法，说惯用语 AB OVO 并非出自《勒达的蛋》。比如翻阅手头的兰登英语辞典，里面解释说在古罗马人的宴席上，最先上桌的是蛋，所以才有“从蛋开始”的表达方式。这个惯用语的完整版本——AB OVO USQUE AD MALA（从开始到最后），按字面意思来翻译是“从蛋到苹果”。据说罗马人的宴席上最后端出的是水果。

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二〇〇一年，日本举办了“意大利年”活动，活动中展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正餐菜单上，最先上桌的也是蛋，最后是水果。只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吃的是煮鸡蛋，而罗马人吃的既不是煮鸡蛋，也不是煎蛋卷、荷包蛋，而是直接喝生鸡蛋，差不多等于享用正餐之前的餐前酒或前菜。

但是现在，不仅限于意大利人，欧美人普遍都不吃生鸡蛋了。虽然也有感冒时在马萨拉酒里放入生鸡蛋一口喝下，或是声乐家为了润嗓子而吞下生鸡蛋的情况，但这些东西已经称不上是料理了。

不止是生鸡蛋，现在的意大利人几乎不怎么吃鸡蛋类的菜，在早餐中也不会出现。大概只剩做意大利面的拌菜时，用蛋黄做增稠剂了吧。

宾馆的早餐，不管是日式的也好，西式的也好，其中一定有用鸡蛋做的料理。从这一点来看，AB OVO 也是“从……开始”的意思。哪怕是什么饭菜都不会做的人，煎煎鸡蛋还是会的。从学做菜的第一步这个意义来说，AB OVO 也是“从……开始”之意。

开场白有点长了，但在这本书中，我也想从蛋的故事开始说起。AB OVO（从头开始）追溯饮食生活的记忆，其中果然有关于蛋的片段。我的脑海中没有留下喝母乳或吃断乳食品的印象，对食物的最早的记忆，正是和蛋相关的。

那时父亲在帮我剥煮鸡蛋。我吃完一个，他又帮我剥好一个。我觉得很幸福，又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万里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鸡蛋？”

父亲有点吃惊，又点了一份鸡蛋。父亲的背后可以看见摩天轮，是在哪里的游乐园呢？这时，一个年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孩走过来，想把空盘子撤掉。我用力抓着那个盘子不放，女孩也抓住盘子的另一边使劲拽。

“万里呀，那个盘子已经不用了吧？”

父亲只好开口劝我。

“乖，把手松开。”

我抓住盘子的手指越发使劲儿。

“弓子，那个盘子等一下再收吧。”

店里的人对女孩说，但她也很固执。这时店员又端来一盘煮鸡蛋，我的注意力也许是转向刚上来的鸡蛋了，指头上的劲儿松懈下来。女孩抱着盘子，摔了个屁股蹲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脑海中的片断就到此为止。但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回忆起了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妹妹出生前后，大概在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似乎经常带我去游乐园，每次都让我吃最喜欢的煮鸡蛋。那次跟茶馆的女孩抢盘子的事还成了父母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为什么不想把盘子还给店里的女孩呢？原因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女孩生活在想吃多少煮鸡蛋就能吃多少的环境里，我太羡慕她了。

可能是吃太多鸡蛋招来了恶果，刚满四岁的时候，我得了严重的特应性皮炎，对包括鸡蛋在内的动物性蛋白质过敏。只是吃个泡芙，就全身奇痒难耐，不管是在电车上还是幼儿园里，